

阿根廷大選及其影響

王建勛

壹 軍事統治的結束

一九四六年，軍人貝隆（Juan Domingo Peron）推翻卡斯狄羅（Raman S. Castillo）總統而執政。貝隆是一個極端國家主義者。在他執政期間，正當阿根廷的外資不斷增加，因而就使貝隆的國家主義成爲一個解決社會與保護國家主權的唯一力量。貝隆把「社會改革」、「經濟獨立」與「政治自主」等主張，表徵爲「正義」（Justicialism），所以經由「貝隆主義」所形成的政黨亦取名爲「正義黨」。

但是「貝隆主義」並沒有使阿根廷的經濟更爲繁榮，在其強調「國有化政策」下，生產不斷衰退，輸出減少，外匯枯竭，結果幾乎把阿根廷帶到破產的邊緣。至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貝隆即被軍政變推翻。

貝隆被逐出國，仍一心企圖東山再起。所以十七年來，「貝隆主義」在國內政治上仍不斷興風作浪。從貝隆以後的八位總統在政壇浮沉，平均任期只有二年零三個月。並且從一九六六年奧干尼亞（Juan Carlos Ongenia）軍政府開始，歷屆政府均面臨「勞工運動」、「民主運動」以及「民族主義運動」的威脅，三者均要迫使軍方實行大選，還政於民。在李文斯敦（Marcelo Levingston）推翻奧干尼亞以後，國內政治更爲混亂，因而拉努西（Augustin Lanuse）將軍以另一次軍政變接管了李文斯敦政府。

現任阿根廷總統拉努西是阿根廷陸軍官校出身，一九五一年因參加推翻貝隆政權失敗而被下獄四年。拉努西於一九六八年升爲陸軍司令，而被視爲強硬派的軍人。但是拉努西接管政府以後，就企圖結束自一九六六年以來的軍事統治，於是一九七一年九月，他首先宣佈將於一九七三年三月舉行大選。他爲了要使選舉順利的進行，乃促使居住在馬德里的貝隆回國談判（註一）。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貝隆攜帶他的第三任妻子及隨員多人返國。

在其與軍方談判中，主要的乃是未來總統與副總統的人選。最後貝隆自以年邁接受了軍方勸阻，但貝隆却指定「貝隆主義」信徒康波拉（Hector Conipora）代表他參加總統競選。因爲極左派之恐怖活動不斷增加，軍方唯恐貝隆派份子乘機製造事端，乃不准貝隆留在國內，並限定其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廿五日以前不能返回阿根廷。於是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貝隆離國重返西班牙以後，阿根廷即進入了大選的熱潮。

貳 大選結果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一日阿根廷大選是在三軍首長簽署協議，保證依照憲法程序，各政黨自由參加競選情況下進行的。這次選舉不但選出總統、副總統，還有六十九位參議員、二百四十三位衆議員、二十三位省長，以及各地方議會議員及縣市長等。可謂是自一九六三年以來，阿根廷最重要的一次全面選舉。

按照一九六六年軍政變以前憲法的規定，總統、副總統及國會議員選舉都採直接選舉制，但在投票程序上是分兩次進行；那就是第一次投票未獲過半數選票時，獲較多數票之候選人參加第二次投票選舉，第二次投票以獲較多數票爲當選。其選舉制度有異於拉丁美洲大多數國家的一次投票或二次經由國會投票，很近乎目前法國的選舉方式。

在大選中，最爲緊張而激烈的當屬總統選舉。各派參加總統選舉的候選人共有七人：有代表軍方的「共和聯盟」（Federación del Republica）馬地尼（Ezequiel Martinez），「社會民主黨」（Partido Socialista Democrático）的哥萊地（Rodolfo Ghioldi），「新勢力」（Nueva Fuerza）的卡美朱（Julio Chamizo），貝隆派「正義黨自由陣線」（Frent Justicialista de Liberación）的康波拉（Hector José Compota），「急進黨激進派」（Union Cívica Radical del Pueblo）的巴爾賓（Ricardo Balbin）。

、中間右派「人民聯盟」(Federación del Pueblo)的曼瑞格(Francisco Manrique)以及左翼小黨的一位候選人。

選舉結果，根據阿根廷內政部的公佈，在二千三百五十萬人口當中，有一千四百卅三萬二千五百一十六位選民參加投票。在第一次投票中，「正義黨」自由陣線「候選人康波拉獲49%的選票，「急進黨」候選人巴爾賓獲20%的選票，「人民聯盟」的候選人曼瑞格獲15%的選票，「共和聯盟」的候選人馬地尼祇獲得2.5%的選票。其他四位候選人共獲10.2%的選票。在這次選舉中，廢票及棄權票甚少，祇佔全體選民的1.22%。

依據選舉規定，貝隆派總統候選人康波拉所獲49%選票未超過半數，應於四月八日舉行第二次投票。但選舉後第二日，急進黨候選人巴爾賓已公開承認康波拉獲勝，軍方亦認為如舉行第二次投票，其他落選人的選票可能轉而支持康波拉，使其將可獲得70%的高票當選。因而三軍總司令乃在一項公報中，承認「正義黨自由陣線」候選人康波拉獲勝，並提議取消第二次投票。所以康波拉雖未獲過半數選票，但已告正式當選為阿根廷第三十六屆總統。

貝隆主義派的總統當選人康波拉，於一九〇九年三月廿六日出生於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他曾在聖「安德斯」(San-Andes-de Aies)執業牙醫師。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與貝隆相識。一九四六年當選為眾議員，當時他是極力支持貝隆的工黨份子，自此他即成為貝隆的重要伙伴。一九四八年他當選為眾議院主席，一直到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貝隆政權被推翻為止。貝隆垮台以後，他被捕下獄，與其同時被關在Ushuaia監獄中的貝隆派重要份子柯克(John William Cooke)已在一九六九年去世。因而從此時起，康波拉已成為貝隆的代表。直到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貝隆返國後不顧貝隆派青年份子的反對，而指定其為貝隆派的總統候選人。

貝隆派的副總統當選人蘇拉諾(Vicente Solano Lima)，他並非貝隆派的份子，他是貝隆與軍方協調中產生的人選。蘇拉諾的一生中都在反對「貝隆主義」。他是於一九〇一年九月廿一日出生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西北一百里的哈瑪羅(Ramallo)。他獲有法學博士。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八年出任眾議員，一九三五年亦曾入閣。一九五一年曾競選副總統，一九五八年及一九六三年競選總統，均未成功。蘇拉諾是傳統保守主義者，他在一九四八

年曾以其主辦之「El Norte」日報攻擊貝隆而被下獄。從一九五五年貝隆垮台以後，他即主張軍方與貝隆派妥協，共建民主政體。他亦是自一九六六年軍事統治以後呼籲恢復憲政最力之人，因而他亦成為軍方與貝隆派間的緩衝人物。

至於參眾兩院議員及省長選舉，經過兩次投票結果，亦是貝隆派的正義黨獲勝；在參議院六十九席中獲有四十三席，在眾院二百四十三席中獲有一百四十五席。並且在二十三位省長中獲有二十席。可謂貝隆派在此次大選中獲得全面勝利。

叁 康波拉的獲勝與極左派的反應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貝隆返國期間，曾企圖聯合中間左派政黨，包括「急進黨」各派、「社會民主黨」及貝隆派的「正義黨」組織聯盟，以與軍方對抗。但是由於「急進黨」不願意放棄自己的總統候選人而未成功。「急進黨」原是阿根廷第一大黨，從一八九〇年創立伊始，曾長期執政，其後因內部分裂而告衰落。傳統派的「急進黨聯盟」主席巴爾賓曾兩次參加總統競選；一九五二年與貝隆對抗，一九五八年與急進黨激進派的佛朗地茲(Arturo Frondizi)競爭。此次巴爾賓原以為貝隆不能親自參加競選而可穩操勝算，因而在七人競選總統的局面下，急進黨的巴爾賓就成為康波拉的勁敵。

在大選前夕，阿根廷的民意測驗，亦都顯示康波拉與巴爾賓最具實力，但預料兩者在第一次投票中均不能獲過半數選票，必須要在第二次投票中來決定勝負。不料結果康波拉已接近獲有半數的選票，而巴爾賓僅獲20.1%的選票，與其最低的估計30%的選票還相差甚多。

在競選宣傳上，康波拉與巴爾賓的主張很多都是吻合的。康波拉雖仍強調「民族主義」的經濟，但顯然的並不過份激烈。因而就使得巴爾賓在反對「民族主義」經濟制度上，不能在「貝隆主義」以外給予選民一種新的印象。尤其是巴爾賓長久以來都在呼籲軍方還政於民，並要忠實的建立起民主政治，在這方面，他一直對軍政府採取友善的態度。但是亦由於他對軍事政府的態度比康波拉溫和的多，而失去那些堅決反對軍事政府的選民支持。另外由於候選人過多，分散了急進黨的選票，以致在第一次投票中，巴爾賓只獲得三百多萬選票。巴爾賓的競選失敗，亦正是康波拉在第一回合中即決定了

勝利的原因。

三月十二日，亦即是投票的翌日，拉努西總統即在電視中表示「正義黨」的康波拉已在總統選舉中獲得勝利。但是他說：昨天的選舉應不是某個人的勝利，而是全阿根廷人民的勝利。他強調未來的政府要依據上帝所賦予的信念，而能為阿根廷人民謀取更多福利。康波拉在記者招待會中雖聲言他將完全為了國家而貢獻，但他却表示這次總統選舉不是他個人的勝利，而是「貝隆主義」的勝利。所以他說，他還不知道貝隆是否返國，他準備親自前往歐洲與貝隆會晤（按：康波拉已於四月一日前往巴黎與貝隆會晤，其返國後聲稱：貝隆不準備返國參加他的總統就職典禮，他表示將介與貝隆為駐歐洲超級大使的職位）。他對於未來的新政府表示，所有政黨均有參加政府的可能。他聲稱：他保證在他的任期中取消「死刑」，並且共黨與所有政黨均可合法活動。另外他還要大赦政治犯。

七十七歲的貝隆在馬德里一直注視着選舉動態。在大選以後，他首先呼籲阿根廷人民團結，共同建設國家。他說：無論是勝者或敗者，均應團結一致，而「正義黨」更應一本其立黨精神來保障人民的權益。另外貝隆在致康波拉的賀電中，更要求「正義黨」放棄暴力，以合法途徑維護人民的利益與促成國家的建設。但是在貝隆此一呼籲不久，慶賀康波拉勝利的貝隆派羣衆與警察在街頭發生了衝突，結果有十數人重傷。而後貝隆再度呼籲貝隆派份子勿輕率國葬或激怒軍政府而導致在總統大選中的勝利功敗垂成。當真的，暴力是影響軍方態度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阿根廷原有兩個暴力組織：一是貝隆派激進份子所組成的「蒙特尼羅斯」(Montoneros)，一是共黨「托洛斯基」派的「人民革命軍」(Ejército Revolucionario Popular)。在一九六六年軍事統治以後，兩派經常在城市中製造恐怖，如放置炸彈、暗殺和搶劫等。一九七〇年阿根廷飛阿特(Fiat)汽車公司總經理薩拉斯特(Sulustro)及第二軍長卡爾羅斯(Juan Carlos Sanchez)被槍殺，均轟動一時。當拉努西總統宣佈阿根廷恢復民主以後，恐怖事件更是層出不窮。貝隆返國後，曾要求貝隆主義份子放棄暴力，誠然，隨着貝隆的指示，貝隆派偏激份子已停止使用暴力。但是由桑突柯(Roberto Santucho)所領導的「人民革命軍」却認為軍事統治與恢復民主均是「人民革命」的阻力，因而對於城市恐怖活動更變本加厲；在一

九七二年底至一九七三年二月，人民革命軍的游擊隊曾槍殺六名警察，多次襲擊警署、襲擊原子能工廠及製造無數次的炸彈事件。

至大選以後，共黨極端份子企圖阻礙貝隆信徒康波拉組織文人政府，乃又擴大了城市中的恐怖活動。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裏，一名歸化阿根廷的美國人及一名剛剛退休的海軍將領阿里曼(Francisco Aleman)被綁架，接着阿根廷陸軍情報局長伊列巴倫上校(Hector Alberto Irigarren)抗拒綁架時被殺。

「阿里曼」與「伊列巴倫」事件已引起軍方的憤怒，因而軍方立刻又採取了「非常措施」。這雖然並不是軍方要藉故拒絕轉移政權，但顯示軍方爲了不對共黨恐怖份子讓步，而必須仍要掌握情勢。因此軍政府已於本年四月三日正式通知貝隆派「正義黨」當局，表示軍方不但拒絕他們所提出大赦政治犯的要求，並且亦不同意恢復共黨的合法活動。並聲明軍方對於壓制共黨的顛覆是沒有任何妥協餘地。

不滿「貝隆主義」的共黨游擊隊正企圖挑起軍方採取壓制行動，以阻礙康波拉組織民主政府。雖然軍方聲言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事可阻止軍政府將於五月廿五日移交政權與新當政者。但是軍方的「非常措施」是必使軍方與貝隆派原已矛盾重重的關係又蒙上了一層陰影。所以儘管阿根廷終於能通過此次大選而恢復了憲政，未來康波拉政府的前途，仍要視軍方的態度而定。

肆 「貝隆主義」復起的影響

一九七三年三月四日智利國會議員選舉，反對黨雖有斬獲，但是未能能在衆議院及參議院獲得足夠的席位以迫使自稱「馬克斯主義」者的阿萊德總統下台（註一）。阿萊德的左派聯盟在這次選舉中獲得43.9%的選票。祕魯自一九六八年軍事政變以來，瓦拉士柯(Juan Velasco Alvarado)總統即掀起「民族主義」的風潮，現任國防部長兼內閣總理麥卡多(Eduardo Mercado Jarrin)最近聲言堅決站在第三世界一邊，支持智利阿萊德在聯合國演說反對「資本主義」的立場，並聲援墨西哥總統艾略瓦里亞(Luis Echeverria)在聯合國經貿會議中所提建立不包括美國的「新拉丁美洲國家合作體系」。而墨西哥總統艾略瓦里亞對國會宣佈將以嚴格的法律限制美國資本以後，現正在訪問莫斯科及北平途中，顯示墨西哥確已在減少對北隣美國

的倚重。烏拉圭由於共黨「托巴馬羅克」(Tupamaros)不斷實行城市暴亂，而引起軍方的憤怒，最近亦曾干預政治，此不但破壞了民主政治的傳統，亦可能把烏拉圭引向歧途。近兩月來，厄瓜多爾在其主張兩百里領海內又恢復攻擊美國作業的漁船。委內瑞拉剛剛加入了「安第斯山脈集團」(Grupo Andes) (註三)，亦是委內瑞拉將要對美國石油公司採取強硬態度的前兆。本年三月十五日至廿一日，聯合國安理會應巴拿馬之請求在巴拿馬集會，討論美國與巴拿馬就一九〇三年運河條約的紛爭問題，最後美國第三次使用否決權，否決了安理會要求美國與巴拿馬立即簽訂一項新巴拿馬運河條約的議案。此一議案的表決是十三票對一票，英國棄權，只有美國反對。尤其是蘇俄與共匪對巴拿馬之支持，致使巴拿馬國民軍司令托里拉斯 (Torrillos) 在記者招待會中聲言巴拿馬將與蘇俄及共匪建立外交關係。所有近來中南美洲所發生的事件，不但使那些仍處於經濟危機、政潮起伏、以及城市暴亂的中南美洲國家均感到極大的壓力，美國更感到困擾。阿根廷為南美洲第二大國，在「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相互激盪中，對此次選舉亦深具影響，而貝隆派的獲勝更會助長這種風潮。所以國際間的輿論多認「貝隆主義復起」有如突然而來的海嘯。

阿根廷當前最大難題就是經濟危機。一九七二年阿根廷的貿易赤字增加了七千二百萬美元，外債已達六十億美元。其所帶來的比索 (Peso) 貶值，通貨膨脹，相對的使工資降低，並且亦產生極嚴重的失業問題。但是貝隆派在選舉中高呼經濟與政治獨立，好像是要把此一責任完全推到美國的身上。從一九五五年以來，貝隆雖已垮台，但「貝隆主義」一直壓迫着國內政治與經濟脫離美國的影響。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美國尼克森總統與巴西總統麥迪西會晤，美國有意使巴西接替美國在南美洲的任務，更引起貝隆派的忌妒。貝隆派乃迫使拉努西政府阻止巴西開發玻利維亞的鐵礦，並反對經由阿根廷境內的巴哈那 (Parana) 河流域建築世界最大水壩的計劃。因而阿根廷已走向與巴西相反的道路。

康波拉是貝隆的信徒，必然要忠實的奉行「貝隆主義」。但貝隆不僅要推行「民族主義」的經濟制度，更重要的是他要使阿根廷在拉丁美洲擔任起重要的角色。從貝隆最近的言論中，他聲言要前在中國大陸訪問 (註四) 以及讚揚智利與祕魯是一個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更可顯示貝隆有意要結合所

有「民族主義」及「社會主義」者，來擴大拉丁美洲的反美風潮。所以「貝隆主義」的獲勝，將給美洲帶來更多的困擾與紛爭。

註一、請參閱「問題與研究」第十二卷四期拙作「貝隆返國與阿根廷政治動向」一文。

註二、智利憲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參議院對總統之彈劾案，須經有投票權之參議員三分之二之同意，始得通過。彈劾案一經通過，總統應即予以免職。

此次智利國會議員選舉，阿萊德人民統一陣線在五十席的參院半數改選後共有廿席，一百五十席的衆院全部改選中獲有六十三席。此足以防止反對黨所需法定三分之二多數票。

註三、南美洲安第斯山脈國家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祕魯、玻利維亞、智利等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達 (Bogota) 共同聲明開創該等擁有六千萬人口消費市場地區的經濟合作，至一九六八年同時批准此一計劃。故又稱波哥達集團。近年該集團貿易額不斷增加，每年幾達三千萬美元。且該等反對「資本主義」，強調經濟獨立，故委內瑞拉之加入將更加強該等此一立場。

註四、據本年四月十五日星島日報刊載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消息，現正在巴黎的貝隆已獲得共匪駐法大使館正式邀請促其儘早前往中國大陸訪問。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八日脫稿)

更正啟事

(一)本刊十二卷第七期第(66)五八二頁上欄第十五行「方畝」二字，係「公頃」之誤；

(二)同頁下欄倒數第一行「生活在飢餓或飢餓的狀態中」，係「生活在飢餓或半飢餓的狀態中」之誤。特此更正。